

《辽河》杂志特别奉献
2023年度诗歌大展作品选（十六）

东湖船娘

刘益善

船的悠闲雅致
一束野花在船头微笑她倚着船舷的身姿
是春天了，她牵着索线
在用钢针纳缀一曲春歌小木船，是浮动的标点
在这浩瀚的湖面
漂流着蓝色的抒情诗船在行进，木桨
在水面拨起欢乐的花朵云彩追逐着船舷
她的笑语在水面滚动
溅起晶莹的珠串双手推桨，一前一后
湖面，蔚蓝色的舞台
尽她施展娴熟的舞技一声再见响在微笑里
生活给你太多的馈赠
湖光山色增你的秀美
碧水明镜映你的倩影
美在自然，也在你心中当游客留下了赞美
也留下一段美好的记忆
船娘，你在春天里

（《草堂》2023年第8期）

合欢树

温小词

有些美值得一再回望
比如一个操场，比如一棵合欢树我曾在树下读书。徘徊
一个背影被我夹进了扉页
至今保持鲜活的匆忙二十多年过去
风还在吹。月光仍朦胧如一颗心
守着一汪草木之光在长久的仰望中
是什么让庸常的时间
充满了哲学的意义

我听见万物的私语，打开神秘之门

而那棵树仍在飞。它长长的羽毛
与月光一起
把一些粉红色的梦，做在了回忆之上

（《诗刊》2023年第13期）

梅江河的记忆

王晓明

早春二月，风从水路而来
梅江河的水面泛起一阵阵涟漪
而我，从陆路选择步行
让身心亲近这片红色的土地走进雁上村，历经世纪风雨的
百年古屋，映入眼帘
隐约听见梅城战役的枪声
沿着河流两岸，延续到
大埔的红色交通线古桥下的码头，拴船的石桩还在
也许是守望远行的人
能够挂帆归来
许多年前，码头的那一次送别
成了永恒，只留下悲壮的回声
于岁月的每一个节点
伴随风，在河水中涌动二月，站在梅江河畔的春风里
我凝视岸边垂柳和袅袅炊烟
庄重地，一片又一片
轻轻拾起，那些遥远的记忆

（《作家文摘》2023年5月19日）

曙色

——读《七根火柴》

李晓光

七根火柴
七只灯盏
让密密麻麻的汉字
字里行间充满阳光
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
什么是光明
珍惜七根火柴
点亮的所有路程
七根火柴
七只灯盏
至今还亮着
让我们在新时代里迎风破浪
把昨天的伤悲
铭记在心
两万五千里的征途
一群汉子来自八方
操着湘音的那一位
走在队首
浓重的乡音
不用翻译
我们也能听懂
所以他的队伍
就长得望不到尾
不屈的精神
分明告诉我们究竟
谁是灯的主人
七根火柴
七只灯盏
如今九州大地上的人们
都在尽力地拨亮灯芯
让暖意融融的百年幸福
天长地久
照在村庄
和城市的上空
擦亮旧时的伤痕

（《解放军文艺》2023年第8期）

内心的年轮

柏铭久

七十八年我未长成一棵大树
远离故土，头顶光亮
久坐江畔像块石头，平静
不再倒腾，三生约等于
一瞬长江蓄水早已不再流淌
满足：万顷碧波在面前荡漾
我的心在水底：
二马路七十九号楼上无风，面前泛起一圈圈涟漪
孤独等于占有
一片叶子
想落到故土日出
一张脸覆盖一张脸

（《红岩》2023年第4期）

秦坡飞瀑

黄澜

没有多余的修饰
一头青色的老牛
在暮色中静卧雨水反复濯洗着脊背
延伸十里 百里 千里 万里
将谷底的青苔 坡头的松柏
透过八百年前的寂静之美八百年后的我
读懂那画纸中
递出的酒罍里的芳香
晃动着被秦坡命名的激情一群飞鸟从林间飞过
更多的动词
成为我为你涌出的水花

（《西南商报》2023年9月13日）

夕光

李勇

光穿过黑
穿过辽远的寂寞
以温暖母性之躯
拥抱自由来者你的影子
悬浮在汹涌的海潮中逐浪
如星光里开放的紫藤秋风的鞭子高扬
加剧落叶死亡的宿命
你涂满紫铜色的天空
诱惑的空洞
正缓缓沉入夜的谷底无以安放
这尘世间忧郁的花朵
今夕何夕该怎样拯救
你将流浪的灵魂

（《青年文学家》2023年第3期）

在地坪上写字的老者

袁沐淮

一位须髯飘飘的老者，每天清晨，
和朝霞一起，来到公园
手握半人高的毛笔
蘸上清水，如蘸上浓墨
柔软的长锋，要把人生写透
大地，成了一张任意书写的宣纸一阵风吹来，字迹淡了许多
又一阵风吹来，字迹转瞬全无
一次一次消失，仍一遍一遍写
他不管，今天地上的字没了
明天自己也会没了
他只知道，写字很快乐……

（《诗歌月刊》2023年第3期）

对话草原

牧风

夜岚四起
一切白昼的聒噪和狂想在星光里隐遁
夜神拉长了时光与生灵的对话
一次跨越疆域的密语黄昏沉落下去
神秘的夜色浮出
山峦与河流压低了壮美与咆哮
一切草原的喧嚣成为宁静的注脚远处草地上传递着
野狐的悲鸣或苍狼的嚎叫
此时的甘南草原沉默不语
辽阔的草海上只有夜的黑影
与孤寂的灵魂在暗淡的波光里
对话或者促膝长谈

（《星星》2023年第10期）

父亲的西瓜

翁德云

父亲每年在山坡上种西瓜
老把式，很用心
圆圆的希望，趴在地窝从未滚落过下种的那一天，父亲也将
脚步，种在了地里
雨天戴一顶斗笠，让雨水分流
骄阳下
抹一把汗水，洒给藤蔓等夏天来临，父亲的西瓜一个个
接茬成熟。可我
却嚼不出甘甜，只有咸涩

（《扬子晚报》2023年7月24日）



父亲

楚红城

比更多的人更想赎回惊蛰
新绿耸动，跳跃的迹象明显
它们似乎商量好了
抖擻成大面积的草木
放牧落日，云，以及年岁
香椿树凌乱地站立，瞳里
老拐不肯倒下
扶住石头墙，佝偻的老人想挺直腰
他的迟缓、嘎嚅，进入黄昏的动作
一点点虚化
沿着老房子粗大的骨骼
几乎没有细致的字句记录他的目光
那时，我学着在一片未知里
先种小麦、蔬菜，后种混杂理性的思想
再后来，拉开城里的窗帘
扑入一只燕子的叫声时
剪贴一辆汽车的背影时
似乎愈发理解他的沉默
此刻，在蜗居里还原他的动作，观察词语的
长势
像进行一场重要的演出
刻意之外
感激没有掉落，逆流的动能，格外仓促

（《诗选刊》2023年第2期）

只有一条路不会湮灭

黑小白

前几天去看你，草有一拃高了
再过些日子，等青草和地里的庄稼一样高
我就看不到你了
但我能看见，草丛中
刚好容下一个人脚步的小路
从门口，一直通向你的每年，有很多路被改建成柏油大道
也有很多路重新成为山川的一部分
但我从来不担心，你身边的
那条小路被青草遮掩，泥土阻塞
抑或岁月湮灭
每一条走向亲人的路
在人间都得以周全

（《诗刊》2023年第18期）

筋杜鹃的微笑

孙善文

小区的一条小道边
我与一株筋杜鹃站在一起
风一阵阵吹来
我学着它的样子
不断向路过的熟人点头问好一个人和植物表达善意有什么区别？
路边、院落、阳台、河边
我看到每一株筋杜鹃，深圳的市花
都是这样微笑着向别人
传递快乐

（《诗潮》2023年第1期）